岁月如墨

# 那时北街

◈李钊

在江门工作生活十几年，早已习惯在日落时分到北街走走看看。

在江门的地图上，这条街道早已更名为“海傍街”，但在许多老江门人的心中，这条街却是永远的“北街”。是因为旧时的繁华，是因为过往的记忆，还是因为曾经的故事？谁也说不上来，只是这名字一直刻在老江门人的心里，不曾忘却。

曾听老江门人说起过：北街，是江门近代史上无法忽略的地名。甚至可以说，江门城从这里走来。听完后，我却并未当真。对于我这个新江门人而言，看到的是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新江门、新北街。“那时北街”的景象，于我而言，是陌生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北街的老照片，因为年日已久，照片变得很模糊，仔细看上多遍，才依稀看到“那时北街”的景象：西江上，满载货物的洋船和小舟不断地驶往码头；江堤上，一排整齐划一、充满西洋建筑风格的骑楼间，那些商铺老板正在热情地招呼着络绎不绝的顾客，有大声叫卖的，有讨价还价的，还有迎来送往的；码头上，一个穿着讲究、身形略显臃肿的中年人，在指挥着十几个苦力从船上将一箱箱货物卸到码头；各色各样的洋货堆满了码头上，两个戴着圆帽、留着八字须的洋人站在边上，看着装满货物的洋船和舟楫，窃窃私语着。透过这张照片，我隐隐感觉自己触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却说不上来。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那时北街”的资料，让那幅旧时景象一点一点丰富起来。

最初的北街很荒凉。在1897年以前，“北街口”（江门河与西江合流处南岸有一村庄名叫北街村，因而江门河口便叫北街口）虽然“江面开阔，上可通三水、梧州，下出磨刀门可达澳门，经横门可往香港，入江门水道又可往三埠”，但在那时却并未显现出它应有的价值。有的只是附近乡民在河滩上开辟出的一片桑田，桑田里零星散布着乡民为避雨歇息而搭建的几间茅舍，偶尔传出的鸡鸣狗吠声，为寂静的桑田添上几分生动。

历史，有时让人很无语。从18世纪中段到19世纪初，是中国饱受外国欺辱的黑暗时期，但北街口的价值却是在这时被人所认知，成为江门五邑创造辉煌、走向世界的开端。

1897年，当《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在北京换文后，北街口来了一个陌生人——粤海关供事卢祥，这个陌生人从乡民手上租下一块桑田，建立江门上下客货口，修建了简易的海关办公、住宿用房。这时的北街口，白天会有旅人在此乘船走向远方，一到晚上依然冷清，只有江上那点点渔火给这块沉寂的土地带来一丝温暖。

又是一个不平等条约！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又称《马凯条约》）的签订，让江门成为与广州、上海、天津一样，可以让各国自由行船、通商的口岸。江门上下客货口也升格为口岸，正式设立海关。两年后，江门关迎来首任税务司——梅乐和，这个有着深厚背景（总税务司赫德的亲侄子）和显赫未来（后任中国海关第4任总税务司）的英国籍中国公务员，在北街兴建了第一幢砖木结构的建筑——江门海关办公室，并带来一套相对完善的海关制度，江门关开始有现代海关的模样。

那时的北街是热闹的。口岸的开辟和江门关的设立，极大促进了江门的水陆交通、对外贸易及商业发展。在《江门海关十年报告》（1904–1911）中曾有描述：每年从香港、澳门进口的布匹、糖、大米、火柴、石油产品、西药及医疗器材、成鱼海味品、五金百货等，源源不绝地通过江门流入珠江三角洲西沿各县；邻近各县生产的烟丝、茶叶、葵扇、蚕丝、鲜果、夏布等，又经江门这个口岸远销省内外及世界各地。也就在这短短几年间，江门拥有了水、陆巡警局、电报局、邮局等机构，开通了人工电报和水陆邮路，英、美、日等国商人在江门开办了十几家公司，英、美、加拿大等国教会也纷纷在江门开设教堂。仅在北街这块狭小的区域，便集中了亚细亚石油公司、天主教江门堂、基督教北街堂、仁济医院、启智学校等机构，那时的繁华可见一斑。尤其在新宁铁路建成通车之后，无数五邑人乘坐火车来到江门码头，再乘船前往广州和海外；在国外打拼的五邑人通过江门码头源源不断将水泥、钢铁和玻璃等物资运往家乡，创造了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在内的侨乡奇迹。那时的江门，渐渐成为“华洋杂处，商旅辐辏”的热土。

那时的北街，是江门通向外面世界的“桥头堡”。以“金山客”为群体形象，勤劳善良的五邑人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以美孚、亚细亚为代表的外国公司在这里给充满智慧的五邑人带来新的商业经营和管理方式，以梁启超、陈少白为代表的有志之士从这里走向世界寻求强国之策，外籍人员、医生、神职人员聚集在这里，传递给江门新的消息和思想。“中国第一侨乡”——江门就像充满智慧的母亲，以包容的态度将外面的孩子迎进来，让五邑人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又以温柔的双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让孩子在外界风雨中变得更强大。

当我每天从海关大院走到北街街道上，看到大院里江门海关税务司公馆旧址、江门海关关税务司办公室旧址，周边的亚细亚石油公司旧址、天主教江门堂和新宁铁路北街火车站等旧址时，我脑中“那时北街”的景象越来越鲜活，甚至有种莫名的感动。但在某个深夜，一个念想突然跳了出来：在繁华的背后，那时北街也是悲伤的。

也许，只有在江门造纸厂、江门新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江门玲新电话股份有限公司、遂昌火柴厂等企业在江门建成投产时；在陈宜禧等旅美华侨创建的全国最长侨办民营铁路新宁铁路在北街火车站拉响轰隆隆的汽笛时；在梁启超、司徒美棠、冯如、陈少白等五邑精英代表中国向世界发声时……那时北街才轻轻拂去心中的忧愁，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清晨，我站在海关大楼前，低头细看现在的北街，已不见旧时景象，心中不免有些失望，而抬起头，看看海关大院里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自豪感油然而生，再看向更宽广的五邑大地，一股欣欣向荣、蓬勃向上、更加包容、更为开放的气息让我豁然开朗，满心希望。

迎着晨曦，我悠然前行，看那西江上舟船驶过，将微风拂动起的水波层层划开，掀起的水浪舒展着、翻滚着，层层叠叠、前仆后继拍向北街岸边那不知何时散落的碎石，而来自五邑各脉支流汇聚西江，正不知疲倦、浩浩荡荡地流向远方。

生活物语

# 藤在人间

◈王同举

随地散落的残垣断瓦，恣意裸露的沙质地面，几丛在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从不远处延伸过来的一束藤蔓。一眼所及，就是这块地的全部。

我依稀记得，这块地上曾经驻守着一片低矮的老房子，青色的瓦，灰色的砖。村口有一眼水井，一棵并不高大的树。暮色掩映下，炊烟袅袅，攀着微风往天空更高处散去。村头不时响起吱呀吱呀木门开启的声音，几只鸡在埋头啄食，顽皮的孩童三三两两地在房舍周围追逐嬉戏，老人们坐在屋檐下悠闲地拉着家常。

这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如今已消失殆尽。这儿地处低洼，每逢暴雨极易受涝，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人们便集体迁移到别处居住，使得它短暂荒芜，杂草丛生。

出于偶然，我在这片荒地上有了一次短暂的停留。我看见那束藤蔓上稀稀疏疏地结着几朵小花，有粉色的、有紫色的，皆成喇叭状，在阳光的抚慰下仰望着天空。

我能想象出它最初的模样。一束正值萌发的藤蔓，在沙地上匍匐前行，先是小心翼翼地试探，伸出柔嫩的肢脚，扎根于沙地里，然后努力繁衍，逐渐拓展它的领地。可以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以它的生长能力，足可以爬满整片荒地。

在距离它数十米的地方，有一片小树林。树林里杂草丛生，藤蔓长势旺盛。也许是出于对远方的渴望，这束藤蔓毅然告别了树林里的那个大家庭，不畏艰辛，一路迁移过来，孤寂而落寞地生长在这片荒地上。它那么寂静，那么普通，没有人会留意到它的存在，更别说驻足欣赏了。即便是这样，也没有妨碍它默默地扎根、开花、茁壮。它顽强而又执着地守候在这片荒地上，静静地萌发，在这一片尘埃满地的荒芜中开出艳丽的花儿来。

我想起乡下的老屋，剥落的泥墙上也爬着几束藤蔓。或许，它们是顺着屋后的那片竹林来到这儿的吧。自我记事起，它们就一直倔强地根植在墙面，舒展的肢体一直往屋顶方向蔓延。它们静静地萌发、枯萎，跟随时令的脚步上演着生命的必然进程。墙上的泥土剥落了一层又一层，可它们向上生长的姿态却从来没有改变。

藤蔓是有语言的，花就是它的声音。冬去春来，花开花落，我在它的往复枯荣中逐渐成长。我读懂它了，想起老屋，就会想起它。它是老屋的守候者，紧紧地攀附在老屋身上，有了老屋的气味，沾染了老屋的秉性。多少次目送家人远去时的不舍，多少次归来重聚时的欢笑，多少个日夜，父母荷锄而归的身影，屋顶炊烟袅袅的情景，我记在心里，它也一样。

老屋已随岁月老去，长年的风雨侵蚀，使得它有随时倾倒的危险。在亲人们的商议下，老屋最终推倒重建。随着几面老旧土墙消逝的，是长年陪伴它的那几束藤蔓。当然，没有人会关心几束藤蔓的去留。我想，它们一定会去寻找适合的土地，重新开启它的生命旅程。

及至成年，我也像老屋上附着的藤蔓，离开老屋，辗转于他乡异地谋生，其间有过欢笑，有过彷徨，有过迷失。然而，我明白，只有真正经历过生活的磨难，才懂得如何去坚守最初的执念，才懂得珍惜。

每个人都像散落在尘埃里的一束小小的藤蔓，最初往往会不被人认可，不被人接受，有过失落，遭遇过生命的低潮，孤寂地承受着生活的磨炼。那又怎样，阳光和雨水轮番上演，它们毫不吝啬地滋养着世间万物。只要不放弃生长，顽强地坚守，总会有花开的那一天。

记住，即便是落到尘埃里，也要在尘埃里开出花来。

四季话语

# 金秋 蔗香浓

◈覃强华

甘蔗成熟在深秋。

小时候，我对外婆家种的白甘蔗情有独钟。或者说，那年月物资匮乏，没什么水果可当零食，于是外婆家的甘蔗林，便成了我的乐园。

外婆家坐落在一个名叫“秧地坡”的美丽小山村，村前一条小河静静地淌过，气候宜人，很适合种植甘蔗。外婆家菜地旁有一片甘蔗林，约有一亩地。与菜园子里的小白菜、萝卜、南瓜等瓜果蔬菜相比，修长的甘蔗显得格外亭亭玉立，油亮的甘蔗皮，让人垂涎三尺。

冬日来临时，外婆挑选有芽头的甘蔗，切成段，放在预先挖好的沟里，盖上薄膜，在长芽的地方留下一个小孔，让芽儿能穿透塑料膜。

春光煦煦，在我们的盼望中，埋在泥土中的甘蔗长出尖尖的芽儿，远远望去，就像一块绿色的地毯，铺在起起伏伏的土地上；蝉儿鸣鸣，甘蔗节节向上，宽厚的甘蔗叶尽情舒展。阳光在叶片上跳舞，给无尽的翠绿镀上一层耀眼的银色。我和小伙伴们每天都会悄悄地钻进甘蔗林里捉迷藏，在甘蔗林间奔跑着、打闹着、嬉笑着……秋风徐徐，甘蔗叶一节一节地脱落，露出长了十来节白而圆润的甘蔗。微风吹过，甘蔗摇摇曳曳，一排赶着一排，一浪追着一浪，推向远方。我听到甘蔗叶子哗啦啦地响，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好像在互相传递着丰收的喜悦，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味道。

甘蔗从来不与稻谷争抢收获的时节，当稻谷归仓时，也是蔗香最浓烈的时候。每到这时节，外婆一早起来，把弯刀磨得锋利，牵着一头老黄牛，沿着那条青青的石板路往甘蔗林走去。石板路在老黄牛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外婆左手握着甘蔗，右手挥舞弯刀，地里到处是弯刀与甘蔗的碰撞声，伴随着唰唰的声响，一根根粗壮挺拔的甘蔗应声倒下。弯着腰砍甘蔗非常费体力，时间久了让人全身酸疼，可外婆从来不喊累，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

夕阳西下，映红了天边的晚霞，像着了火一样，遍布着恬静的田野，只见外婆麻利地用蔗叶将散落在地上的甘蔗绑了一捆又一捆，牵着老黄牛驮上几捆甘蔗乐悠悠踏上回家的路途。远处的田埂上，牛由着外婆的性子，外婆也由着牛的性子，扑踏扑踏地行走着。霞光映射出他们低矮的身影，分辨不出哪个是外婆，哪个又是老黄牛，他们已完全融为一体，也许这场景就是乡村最唯美的画卷。

回到家，外婆把甘蔗洗干净，用刀利索地把甘蔗皮削掉，切成一段一段的。我拿起一段甘蔗，咬了一口，口感爽脆，一股股甜而不腻的清香钻进了鼻孔，诱惑着舌尖上的味蕾，使人回味无穷。

一根根脆甜脆甜的甘蔗，陪伴我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如今在异乡工作，每每望着街边摆卖的白甘蔗，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外婆家的甘蔗，想起儿时吃甘蔗的场景，满满的甜蜜回忆。

中国画《秋色》（68x136cm） 黄驱胜 绘

诗歌

# 立冬

◈小染

蓄势待发。冬的脚步
轻轻，像恋人私语
问候一切生灵
拥抱每片叶子、花朵和尘埃

河流已泛滥锈迹
沉睡的青蛙和虫蚁
宣纸遗留刻板想象，低调的画家
用白色，为最后的秋天唱挽歌

松手即紧握。荒原上
孤独的大树裸露枝丫
一道道深深的疤痕
凛冽中隐隐作痛。而一颗种子
沉寂扎进干涸的土地
轰烈酝酿一片春色

岁月如墨

# 父亲的锄头

◈黄廷付

推开牛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房梁上倒挂着的6把锄头，尽管锄头已经锈迹斑斑，锄把也有些腐朽，有些发霉了，但我仍然能一眼就认出父亲的锄头。因为父亲的锄把比其他锄把要长一些。

其实，在我小时候，家里只有两把锄头，一把是父亲的，一把是母亲的。父亲的那把锄头是红把的，锄把已被父亲手上的老茧磨得十分光滑；母亲的那把锄头用得少一点，因为她要抽出很多时间来照顾我们几兄妹和饲养的牲畜。

在炎热的夏天，我经常去地里给父亲送水，每次路过别人家的地里都会看到好几个人一起锄地，而我家地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水是井水，清清的，凉凉的，父亲提起装水的塑料桶，直接把嘴凑到桶口，咕咚咕咚，父亲像老牛一样，一下子就能喝下去小半桶水。我拿起父亲的锄头，想帮父亲锄地，可是那锄头很沉，我用尽全身的力气也举不起锄头。我望着汗流浃背的父亲，给他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爸，那边树荫下有风，您去歇会吧。”

父亲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没事，我不累。咱农村人流点汗水更健康。等你上学的时候就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了。”

等我们稍微大一点的时候，父亲又从街上买了几把锄头回来。那是暑假里天气最热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一起去地里锄草。这次父亲没有和我们说“锄禾日当午……”因为此时的我们已经深知它的意思了。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妹4个，6把锄头，正好可以并排把一块地揽过来。当然，父亲揽的地片是最宽的，其次是母亲，我是兄妹中的老大，那时候我要锄四垄地，弟弟妹妹他们分别锄三垄地，两垄地，一垄地。

太阳还很高，我们已经收工回家，邻居们都羡慕地笑着说道：“你们家就像一个小生产队似的，干活真快。”

“嘿嘿，人多力量大嘛！”父亲憨笑着回应他们。

我们几个听了，也不禁得意地笑着，一蹦一跳地回家了。

然而，我们家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我的父亲在他45岁那年突然去世了。父亲走后，母亲把父亲那把磨损得已经非常严重的锄头，倒挂在牛屋的房梁上了。从此，只有母亲带着我们一起去锄地了。少了父亲，我们锄地的速度明显慢多了，经常邻居们已经回家吃饭了，我们还在地里劳作，这下我们更能体会到“锄禾日当午”的含义了。火辣辣的太阳无情地炙烤着我们，胳膊上裸露的皮肤很快就被晒得黝黑，弟弟妹妹的胳膊甚至还被晒破了皮。母亲低着头，一言不发，任由汗水滴到泥土里，她使劲地挥动着手里的锄头，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宣泄她内心深处的痛苦。我们也不敢说话，腰弯得痛了就站起来，用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然后双手托起盛水的塑料桶，把嘴凑近桶口，咕咚咕咚畅饮起来，被太阳晒得有些发烫的井水，缓缓地流进了我们的肠胃，但很快它们又变成了汗水，流了出来。田野里很安静，安静到可以听见我们锄地的声音，以及我们咚咚的心跳声，只是再也听不到那曾经的欢笑声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后来有了除草剂，我们才停止了那种在烈日下的辛苦劳作，我们的锄头也跟着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母亲把剩下的5把锄头和父亲的锄头放在一起，并排倒挂在牛屋的房梁上。

往事如烟，转眼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0多个年头了。倒挂在房梁上的6把锄头早已锈迹斑斑，然而父亲带着我们锄地的镜头，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地址，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